

71.13

彭水文史资料选辑

（工商史料专辑）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委员会

彭水文史资料选輯

第 四 輯

(工商史料专辑)

YT173/3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十月

彭水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彭水县印刷厂印刷

一九八八年十月出版

目 录

建国前彭水商业发展简况	1
抗战前后的彭水商业	8
彭水县商会梗概	13
“德昌元”始末	23
郁山盐与郁山镇	30
郁山后灶掠影	34
郁山盐厂史略	38
喻昌歧事略	43
臭皮街——夹皮沟	54
芦塘煤矿	59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乡(镇)集市表	68
川黔边散记	73
桑柘区三集市的工商业	80
曾绍阶及郁山盐厂	85
忆我家经营盐业前后	90
从商十年杂记	95
一家绸缎铺的兴衰	101
利用公款起家的同益盐号	105
“堂路”明珠保家楼	108
安叔初和利群布厂	113
我在利群布厂前后	116
旋水酒和新丰面	120
黑石山碗厂始末	123

小河陶瓷厂简况	128
驰誉山区的张家坝兰球壳	131
忆我家经营桐油商务及其它	134
太原铁厂简况	137
万足生漆大王肖芳政、肖鼎三及其 商号“肖源顺”	140
古代万足生漆业	150
质疑·订正	154
“渝涪帮”与郁山山货业同业工会	158

建国前彭水商业发展简况

吳家让

彭水的桐油、苧麻、生漆、五倍子、麝香、虎皮、黄莲、黄蜡、蜂蜜、茶叶、食盐等产品，早在清代就盛名卓著，载入史册。

在当时经营这些产品的商人多为外省、外县籍人，本地商人是极少的。这些远来的商人披荆斩棘，顽强奋斗终于使彭水商业渐渐兴起，现将发展简况概述于后。

一、彭水茶叶 彭水茶叶生产的历史悠久产地较宽。其中最著名的是江口虎溪茶（注一）。据同治年间《彭水县志》载“国茶设茶引，（注二）卫作贤额外复引一百四十五张，照票三十张，采购县属茶觔，运重庆、潼川二府行销。道光初年，作贤与成都茶商争岸，拘讼盐宪断令，彭商只准在重庆、潼川二府附角地方售卖，事后作贤资本亏损，人亡产绝，县令招募无人承顶”。由此可知在清代彭水茶叶已形成外销势头。

二、郁山盐业。自明初设厂制盐，盐业由五井增至十多井，年产食盐万余担。后因匪患灾荒及苛捐杂税的繁重，阻碍了盐业的正常发展，而几经起落。抗日战争时期，郁山花盐每年产量达一万余担，运销湖北的咸丰。来凤和四川的黔江等地。据一九四六年七月五日《国民公报》刊载：“彭水盐业向赖涪岸供应，在抗战期间，因受政府层层控制，县人

食盐深受其影响。抗战结束后，财政部明令禁止专卖，允许自由运销”。郁盐解冻。

三、万足的生漆。万足是彭水商业较繁盛的一个乡场。特别是在清末，乌江商业，上自洪渡场下至江口镇均已衰退，唯有万足还保持兴旺势头，贵州东北角一些县的生漆均运至万足销售，肖长泰、肖长顺等开设的源昌义和裕和祥等商号，都是经营生漆，还特制有检验生漆品质的衡量器，收购的生漆转运长江远销汉口和日本。肖鼎山还和日本人伊藤三郎做上了生意。伊藤三郎还赠送他八块雕屏，其中四块绘有花草，四块是字。屏的上款书“肖鼎山先生”下款为“大日本伊藤三郎赠”。民国年间军阀部队常驻万足，运销受阻，商旅裹足，生意日渐衰颓，“金万足”的美称就退色了。

四、汉葭镇的商业支柱——桐油。县外商人，发现彭水县城有便于经商的优点，以后从四面八方渗入彭水，甚至连一些赤手空拳，无资本无技术的人也进入了彭水，日子一久形成大小商帮、行会、其中以渝涪帮、长寿帮、遂宁帮（注三）最为活跃。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乌江航道有所改进较前畅通，加之川湘公路通车，于是彭水成为水陆交通枢纽，商品逐渐增多，市场日趋繁荣，外籍商人，大小商号遍布彭水的汉葭和郁山两镇。不经营桐油者实为少数，因彭水桐油多达250万余担，数量之多，质量之好，曾列全国之首。

抗战期间，彭水桐油由于物价飞涨，同时，政府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又控制桐油业，其理由是为换取外汇，增加抗战资源，嘉惠农商，促成抗建生产。意美法严，不敢违背。因而商品成本每万斤相差已达三千万元之巨。当时，物价节节

上涨，超过旧时四五倍以至十倍，而桐油为少数行商所垄断，形成油贱伤农，商业停滞，商家请求政府从优核定油价，以恤商贾，而利民困，又得不到答复，以至抗战胜利后彭水桐油价格起起伏伏对整个市场都有影响，甚至很多商品交换以桐油作比价，可知其实力了。

五、保家苧麻。以保家楼为中心的彭水产麻区，历史由来已久，产、销量均大。

根据民国三十年（1941），《四川经济调查报告》载，彭水大河，长滩两乡产麻最负盛名，全县共产苧麻2000担，由彭经济运至重庆和万县两地出售。彭水郁江两岸，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在海拔300至500公尺之间，栽培苧麻最为适宜，它与油桐所需要的土壤相似，而更接近于中性。彭水大河乡所见的土壤与郁山附近庞家湾所见的黑油砂土相类似，土内含石谷子约为四分之一，其余就是页岩风化所成的土壤。其酸度经试验为六·〇至六·五。大河、长滩均属这类土壤。

彭水所产的苧麻，由于品质优良，产期各厂家前来争购，历来销势较旺。除民用外，大多运往重庆、万县，湖北纺织厂家与军政部织麻袋。

六、山货。山货一词系外商在彭经商的术语。它包括油、麻、漆、枳、药材之类，经营这类产品的商人称为山货药材帮；后脱离药材自成一帮，称为山货帮。因此历代含义不同。

明代出口的山货，有生漆、苧麻、山丝等山货。清代乾隆时期，出口有白蜡、黄蜡、蜂蜜、麝香、虎骨、麻苧等；清代嘉庆时期开始出口五倍子；，咸丰时期开始出口猪鬃、木耳等；光绪时期才开始出口杂皮、鸭毛、牛角、肠衣等土特产

品。现据大江日报，民国二十三年（1934）七月五日彭水通讯载：桐油年产量250万担，输出数占总量十分之八；麻产量为30000余斤，输出量占总量十分之五；桐子年产40000余斤，输出量占总数十分之七；牛皮年产7000斤，输出量占总数十分之七。

据《四川统计年鉴》载：民国三十四年（1945）八月，抗战胜利一，般物价普遍下降，但好景不长，仅仅两三月，各种物价急剧上升，各类指数逐渐增高。迨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底，趸售国货价格总指数，较战前上涨五千五百零六倍，较胜利前民国三十四年（1945），八月五日，上涨一百三十四倍，零售价格总指数较战前上涨五千五百九十九倍，较胜利前上涨八十七倍。彭水行号，只有复兴贸易公司，由于资本雄厚，信息灵通，能控制各地经济命脉，左右当地商业局势，不受物价波动影响外，其余一般行号，特别是小本经营的行号，深受物价波动，时有倒闭的可能。

为了进一步追溯彭水商业历史，了解彭水商业组织状况，现分述如下：

彭水县商会

商会创始于清末，盛行于民初，中时期，陆续设立于全国各县市及较大的乡镇，均有这一组织。商会的宗旨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业资本家为维护其经营利益组织的社会团体。搜集国内外市场情况，调处工商业内部纠纷，介绍进出口贸易，并代表商人向政府陈述意见”。彭水商会是民国初年，根据中华民国商会法第六章第二十九条第三项及附则的规定，依法选举商会总理（后改为主席）；其中会长一人，常务委员二人，执行委员八至十人，改选商会组织时由政府派员莅临监选，并函达涪陵、重庆等商会。彭水商会原称商

务分会，会长称总理，后改为会长制，民国十四年（1925），改会长制为主席制；民国十八年（1929），又改主席制为会长制；民国二十九年（1940），商会改组，正式实行委员制，民国三十四年（1945），商会改为理事制。

彭水保商队

乌江流域是彭水货物运输的命脉，商务由繁荣走向凋蔽，溯其原因，沿江崇山峻岭，悬崖绝壁，匪徒抢劫船只时有发生，一遇船只沉没，匪徒趁机抢“划水”。加上当时军阀混战，政府无暇顾及此事。各地虽有驻防军队也无济于事，形成军来匪遁，兵去匪来，民国十四年（1929）十月二十日二十一军一师三团团长陈景山，有鉴于此，特拟定成立小河保商队意见书，呈请上峰批准施行，这次呈请未获允许。后于民国十九年（1930）五月七日，彭水县商会委员会开会决议，正式成立彭水县保商队，并由各商号公推素有军事素养的董成治为保商队长，由商会加委，即日到职视事。所有兵士，暂由商会筹资每人20元作生活费用。待枪支购足后，便招募一排人护送来往巨商。而以后保商队生活、工资均由所保商家支持。

同业公会

彭水同业公会（包括各种行业公会），这些公会的成立是根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彭水县政府建字第7568号训令，转奉四川省政府建字第07568号指令，并按颁布公会会章程准则改组具报，召开社员代表大会分别成立彭水桐油同业公会，木材业同业公会、糖酒业、杂货业等同业公会，并请党政机关派人莅临指导，依法选举，一般选出主席一人，常务委员二人，执行委员八人。

商业与税收的关系

军阀防区时代，军阀每占一地，由师部委任官吏，制定税收，郭汝栋驻彭时，开始税课极轻，航行畅通，商贾乐来经营，百货云集，市场繁荣，税收畅旺，后来军阀穆赢州、向时俊驻彭时，在万足、彭水、江口等地强征过道税和清乡税以及增加盐、油备税，民不堪命，市场逐渐萧条，商贾往来寥若晨星，所有货物，如已照章纳税即可放行，但上自龚滩，下至涪陵，每经一地，又要强征课税，致使彭水市场萧条，进出口货物顿减。

商会中发生的几件大事

民国二年（1913）十一月十三日，彭水商务分会总理王炳臣咨称：重庆熊某叛变，县属巨匪冉覃川、陈立之等，乘机纠集一千余人一涌入城，逼令本会同人帮助军饷，以便赴渝附和，本会总理刘静伦因病未任事，系坐商刘翰清代理，邀集坐商戚敬斋等极力抗拒，分文不出，该匪等没有得逞，邀各瓦解。特开具戚敬斋、潘庶咸、何香亭、罗炳章等十人论功行赏。上呈四川东川道行政公署。

民国元年（1912）易知事苛加百货厘金逮捕商会总理，九月二十四日，彭水县新任知事易登云苛加百货厘金与彭水商界发生冲突，易知事乃串通在彭调查李明煌委的员吴天爵禀详大宪，将淳盛年陷入明煌之案一并质办。淳盛年已前往重庆申诉，当由渝押涪，淳得知易手段毒辣，畏不敢回。彭水商会联名致函涪陵商务分会商事公断处，重庆商务总会，声称与前任明煌司令被控无任何牵连，易知事属私诬害，特赅请成都都督迅委贤明干员来涪保护淳盛年回彭，免遭酷刑。

注一：江口原为彭水一镇，现已划武隆，虎溪茶清代曾为送皇帝的贡品之一，可见其茶叶品质之高。

注二：茶引、盐引……均为清代允许运货出售的通行税

票，什么货则名叫什么“引”。

注三：渝涪帮^①……等，为本地居民以籍贯称其商人，故渝涪帮即重庆涪陵商人。以下同此。

抗战前后的彭水商业

罗 文 锦

彭水“城当川湘道，地控楚黔中”，是川东南商品主要集散市场之一。输出的物资主要有桐油、木油、苧麻、生漆、药材、牛羊兽皮等，输入物资主要是、纺织、文具、五金、百货，食糖、食盐、日用杂货、香烟等工业品。

抗战前，在彭水县城经商而资金较雄厚者，主要是外县籍人。他们以经营桐油、木油、食盐、药材、布匹、绸缎和各种土特产品为主。

早在二十年代，涪陵人刘振声、代屏周、李文彬、姜玉泰，巴县人周利亨、罗汉章、郭腾辉，壁山人饶蔚青、伍元芳等，先后来彭水开设油业商号。如“恒丰怡、祥记、福如、泰记、达记、福记、辉记、乾记、瑞和祥”等名号，有的还兼营食盐。同时，遂宁人谭俊臣、罗百川、魏炳林、向传镇、魏树华和涪陵人赵善卿等也先后来彭开设“苏广杂货”商店、经营卡机、毕机、毛葛、驼绒等各色高级衣料和苏、杭二州出产的各种丝绸及绸缎（绸缎街由此得名）。还有巴县人黄元吉开设的“德昌元”中药房，大量收购彭水出产的名贵中药如麝香、虎骨、天麻、何首乌、银花、川乌、五倍子等运往重庆出售，同时运回彭水所缺乏的各种中成药，并兼营桐油及苧麻、兽皮等。

二十年代，彭水本籍人在县城经商者，仅一、二家资金较为充裕。如万足乡人罗汝觉开设了“立生全”商号，经营

桐油、生漆、木材等；另一家是青蒲垭人张义祥开设的“义顺祥”日杂商店，经营各类日用杂物，土特产品，生活必需用品。他与厂家联合，专销黑石山碗厂的产品。本城一些资金欠丰的人，大都经营米粮、文具、土烟、土酒，婚丧迷信用品，及屠宰、理发、旅栈、茶社、食店、糖果、调味品、土纸、糕粿等，求小利而维持家人生活。

三十年代，涪陵、重庆，长寿、遂宁、丰都等地来彭经商者，还有况同兴、陈明德、董和清、伍琢修、张问樵、王锡昌、丁亚石、冷松柏、张海泉、樊秉卿、曾炳安、张树春、张炳灵、魏相忠、周昌吉、谭维凡等多人。他们分别经营桐油、木材、布匹、绸缎、糖酒、面条、五金小铁器、餐馆、客栈，还有“录陈行”商店，出售各类商品。

由于当时物价比较稳定，商人只要避免和防止了灾害损失，利润是比较高的，特别是在乌江水遂上躲过灾祸，利润更高。

抗战前夕，因修筑川湘公路，给彭水的饮食业、旅栈业和其他有关商业，都带来了兴盛使彭水市场空前繁荣。

抗战初期，渝、涪等地七家盐商合股成立“七组盐业公司”，专营乌江沿岸和贵州东部各县的食盐运销，在彭水设立了营业处。次年（1938年），重庆自贡等地的“久大盐业公司”也挤入乌江运销川、黔边区，并在彭水等地设立运销处，这两家公司全部操纵了川、黔边区和湘、鄂边境各县的食盐市场，原在彭水兼营食盐的油商，只得退出盐行、专营桐油木油等土产生意。

四十年代初，大官僚资本家也来彭水等县设立“复兴贸易公司”专营桐油出口贸易，并在彭水各区、乡设立办事处，收购桐油，垄断了彭水整个桐油市场。其他经营桐油的

商号，只得改营木油、苧麻、木材、兽皮等。后来桐油出口逐渐受阻，不少油商改行或迁回原籍。

1942年，食盐由政府专卖，从沦陷区迁来重庆的中南银行、大业公司等十余家私人企业，贿通政府集股承办川黔边区食盐运销。挂出“官盐委托运销营业处”彭水支处的招牌，独揽乌江流域的盐业。原有“七组”、“久大”等公司，也只得撤走。县城一般零售盐商，也集资开设“彭水食盐官卖店”。这段时期，海盐、淮盐不能运到湘、鄂等省，于是川盐由涪陵经彭水运往湖北、湖南就源源不断，彭水港口货物的吞吐量，大大增加。

从沦陷区来彭城的不少“难民”给县城工商业增添了活力。有的租房设店，有的摆设货摊。其中有一家资金稍裕，在绸缎街租房开设了一家手工卷烟坊（今邮局招待所），生产“蓝鹰牌”香烟，曾畅销全县，一度获得较高利润。县城内旅馆、茶社、餐堂、食店以及食品小贩都不断增加。如绸缎街的“延江宾馆”兼营茶社，原泰和客栈也扩大为泰和旅馆，“各说各”茶馆更加驰名县城，南门的“悦来”客栈，西门的“兴隆”客栈，北门外的大兴堆栈也兼营客栈，更有不挂招牌，只在门前悬吊一个长方木架灯笼，上写着“安寓客商”字样，两旁还写上“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联语之无名客栈，不下二、三十家。曾炳安的“楼外楼”餐馆对面店铺门前挂出“开一天”餐馆的招牌。桶子街“怡园”餐堂也择吉开张。至于街边的“烧炕豆腐干，洗沙油吃儿、豆腐脑、碗儿糕、白糖糕粑，“唧卷子”，等食品摊贩更是数不胜数，每天傍晚开始，街头巷尾“炒米糖开水，糯米圆子”的叫卖声，此起彼落，昼夜不停。特别是北门外复兴公司屋后面的赌博场边，他们的生意更是兴隆。彭水商贾显现出高度畸

形的繁荣景象。

抗战胜利之日，全城各“录陈行”，店内储存的鞭炮一日一夜卖得罄尽。家家户户都欢庆胜利，鞭炮声日以继夜不绝于耳。从此，沦陷区“难民”欣喜若狂，准备回归久别的故乡。他们分别降价拍卖自己经营的商品，同时拍卖一切家具、书籍以及暂时不穿的衣服等等。市场物价似有下跌趋势，其他商家也认为日本投降了，政府通货可能收缩，物价可能下降，因而除生活日用必需外，一般只卖不买，市场物价也确有下降。大米每升由2600元下降到2200元。

1946年，国民党政府取消食盐专卖，实施自由贩运政策。于是酉秀黔彭等县一批官僚、地主、资本家合股开设“同益”盐号，在彭水设立分号，郁山童汉之就是股东之一。原“官盐委托运销营业处彭水支处”急忙摇身一变，挂出“大盐号”招牌，在彭水争夺盐业市场。

同时，彭水复兴贸易公司也撤离。涪陵等地油商见桐油出口有路，便蜂拥来彭，各种物价又继续上涨，大米每升由2200元上涨到4000元，桐油每担（约55公斤）由2.4万元上涨到6万元。个别奸商也乘机买空卖空，投机倒把，诈骗一般商民。如董××原在彭城坐收农村负贩之桐油，就地卖给涪陵行商。当涪陵行商大批拥来之际，董××就预卖给他们数百桶（每桶约165公斤）期货。但他却把预售油款用来暗中贩运鸦片。油价上涨后，他眼看亏本，于是干脆将全部资金用来贩运鸦片。到期油商们向他索取桐油时，他就宣布“倒号”，凭债权人将其房屋家产清理折价赔还，债权人仅可回收原借款百分之四十左右，只得自认“晦气”。

一九四七年，内战紧张，物价继续飞涨，钞票贬值，物资越来越少，丁亚石、冷松柏等在万足乡运来玉米两石（约600

公斤)，在彭出售后，两天内只买回府绸衬衣一件，他们运三桶桐油出涪，卖后三天，原货款只买回五包“双斧牌”香烟。

物价暴涨，一天多样，国家发行的纸钞面额小，携带不便，人们只好把一百元一张的每十张成叠对折起来，每十叠捆成一捆，用一只大布袋装上若干捆，挂在肩上带上市场使用。附近场镇人入城时需要渡河，就从布袋里取一捆作船钱，如遇洪水渡河时，船费就是两捆。这样成捆使用的“零钱”，也从没有人解开清点过数目。

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政府又发行一种“金元券”规定一元可兑换关金券300万元。这更把物价插上了一双翅膀。同时，彭水县银行也乘机捞上一把，发行了大批“本票”，在县境内市场流通，于是物价插上了第二双翅膀。桐油每担由6万元，上涨到60万元。大米每升由2.2千元，上升到1万元、5万元，10万元……。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眼看金融危机万分严重，纸币已被人们唾弃，不得已于7月2日宣布以银元为货币，并发行银元兑换券，规定一元收回金元券五亿元。

这时，国民党军队往来于川湘路不断，不时蚁集县城，富商巨贾早已潜踪匿迹，小本经营者也暗中储备粮食躲避战乱，彭水市场自然地停止了交易。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八日